

Simone
de Beauvoir



DANIÈLE SALLENAVE

CASTOR
DE GUERRE



战斗的海狸

——西蒙娜·德·波伏瓦评传

(法) 达妮埃尔·萨乐娜芙 著 黄荭 沈珂 曹冬雪 译

作家出版社





DANIELLE SALLENAVE

CASTOR
DE GUERRE
战斗的海狸

——西蒙娜·德·波伏瓦评传

(法) 达妮埃尔·萨乐娜美 著 黄荭 沈珂 曹冬雪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2009-33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斗的海狸：西蒙·德·波伏瓦评传 / (法) 萨乐娜芙著；黄荭、沈珂、曹冬雪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63-4747-1

I. 战… II. ①萨… ②黄… ③沈… ④曹… III. 波伏瓦, S.
D. (1908~1986) —传记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5558号

DANIÈLE SALLENAVE: CASTOR DE GUERRE

©Editions Gallimard, 2008

策划：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chargé de la Culture-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本书由法国文化部国家图书中心资助出版



Centre du Livre Etranger des Editions Mer-Ciel

Chasse Litté

战斗的海狸：西蒙·德·波伏瓦评传

作者：(法) 达妮埃尔·萨乐娜芙

译者：黄荭 沈珂 曹冬雪

责任编辑：贺平 启天

封面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数：500千

印张：29

版次：2009年5月第1版

印次：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4747-1

定价：45.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文版序

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字或许会让人只联想到一个确切的历史时期，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出版巨著《第二性》的那个年代。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一句革命性的话浓缩了全书的精华：“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对致力于推动男女平等的有志之士而言，这句话不啻为一个强有力理论支撑。的确，通过这句话，西蒙娜·德·波伏瓦肯定了区分两性的大多数特征都不是先天特征上的差异，而是让两性角色分配合法化的一种人为建构：赋予一个性别（男性）对另一性别（女性）的统治权。分给男性的是：公共空间，行动，思想，政治；分给女性的则是：私人空间，持家，照顾孩子、病人和老人。一切都把女人归结到“为人母”这一能力之上，以此禁闭她们、限制她们。但对西蒙娜·德·波伏瓦而言，母性应该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义务，一个范式或是一种由天性注定的命运。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激进的女权主义，在中国、在其他地方显然也一样。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欧美，尤其是在一些正在崛起的国家，两性平等远没有得到完全实现，即使女人取得了一些新的权利。

女人在工作、工资待遇方面仍然受到歧视，而且照顾家庭和孩子的重担依然落在她们身上，尽管她们同时也有自己的工作。在风俗习惯和道德伦理方面，肯定还有很多国家和中国一样，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国家深深地刻着传统哲学的烙印，女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是以母亲的形象来得到认同的。

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重要性并不能只被归结为女权主义；她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哲学领域的和小说领域的著作，尤其是一系列自传性作品，她去世后又加入了几卷本的通信录。从此，西蒙娜·德·波伏瓦成了二十世纪的一个伟大人物，她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她 1986 年去世那个时代的动荡历史。即使她跟政治的维系不如让-保尔·萨特那么紧密，她在战后还是和萨特一起成了共产知识分子的“同路人”，多年来，他们支持从 1917 年十月革命中诞生的社会制度。虽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很快就对苏联产生了一种不信任，但他们继续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变革（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发表于 1955 年的《长征》所见证的一样），寄托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

历史揭示了这些重大的事件，一开始或许很豪迈，注重平等有序的社会多于对自由的尊重。波伏瓦的政治选择和决定了她的女权主义还有她的个人选择的哲学之间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矛盾，她的哲学是自由的哲学。如何去解释这一矛盾？或许因为她从小就形成的坚定不移的唯意志论，她不可能随波逐流简简单单地活着，而是决定把自己生命的每一刻都作为一个寻求自由的练习。对她而言，显然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去做，每个人都应该把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便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如果人们从单个的个体出发都不能做到，那是因为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太低或受到了压迫。而只要人们没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看到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诞生。这是在自由之路上冒出来的第一个大暗礁。

除了政治问题，另一个暗礁也在若隐若现，这次它出现在个人生活领域：是否可以完全实现这个自由和解放的理想呢？难道不会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如他者的抵制，这些东西并不会总屈服于我们的意志？西蒙娜·德·波伏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并不想引起足够重视，她的回忆录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一直用批判精神去阅读它们，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们是一个对一些事件、一些人的非常复杂的建构。如果需要，就要抹去

或对她生活的某些方面重新定位。如果我们把她的回忆录和其他作品及通信作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波伏瓦把一切都放在作品里，以说服我们她的种种选择的正确性还有她对自己既定“计划”的坚定不移：把她的生活变成一部作品。但我们也看到了，有时会冒出巨大的担忧甚至焦虑，当她不能完全给自己一个清晰、严谨、没有阴影的形象的时候。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执著追求自由的道路上走了很远，甚至到了采取一种否认现实的形式。但也恰恰由于这个原因，阅读她的作品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对男人和女人才悖论地变得如此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中国，社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尤其是在今天，经济发展的进步遭到了利益至上和地球环境恶化的钳制。读者，不管是中国读者还是其他地方的读者，在波伏瓦的作品里显然找不到一个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些问题对她那个时代而言往往是陌生的。但她对自由的无比热爱，在哲学分析上的严谨，肯定会帮助读者以尽可能严谨的方式，常常和她站在一起，有时也和她对立，提出对社会中的人、对每个人的生活历程而言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作者

2009年3月

引言

波伏瓦的肖像：“战斗的海狸”

1939年。“奇怪战争”初期。西蒙娜·德·波伏瓦给当时应征入伍的雅克-洛朗·博斯特寄了一张小照，在照片的背后她写道：“战斗的海狸”。这和她在照片上凶巴巴的样子非常契合：没有一丝笑容，下巴紧收，一条紧绷的发带下露出高高的额头。尤其是它已经预告了日后“海狸”的显现，虽然当时她才三十出头。我们在这张照片上看到了她日后所有的斗争，在作品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第二性》和女性的反抗，对各种激进的女权运动的支持，从中国到古巴，旗帜鲜明地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伟大的随笔《老年》，恢宏的《回忆录》¹……但我们也知道这其中还有更多蕴涵：它是生命、爱情、幸福、作品，它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战斗的海狸”的介入姿态，直面挑战。

她所做的一切、她所经历的一切，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对抗时

1. 指的是《闺中淑女回忆录》、《年华的力量》（也译《盛年》和《岁月的力量》）、《时势的力量》、《清算已毕》（也译《总而言之》），还可以加上《宁静而死》和《告别礼》（也译《萨特传》、《告别的仪式》）。

代、对抗偶然、对抗自我。为了让她那独一无二的一生完全呈现，我必须把它从觊觎它、要对它盖棺论定的虚无中抢夺出来，应该热情洋溢地去生活，带着渴望、带着贪婪。活得有滋有味的女人，品味多样，充满责任感的女人，这就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给我们的印象；但她的渴求同时也是一项使命。幸福本身，就像其他一切东西，没有斗争就不可能得到也不可能持续；它既是一个恩赐、一份惊喜，也是一种责任：而不幸就是存心让自己不幸福，或者说至少同意让自己不幸福。如果说有人“擅长”让自己幸福，就像她那样，但不去抗争，幸福便不可得——幸福需要构建。她很早就对此确信无疑，以至于1929年当她重读自己写于1927年的手记时，她严格地做了自我修正。她曾经写道：（5月9日）“人不得不崇尚幸福，因为幸福可以阻止他想到死亡；但幸福永远都不会是一种消遣。”在这句话的对面，我们可以读到：“1929年5月——不，用我所有的力量，不。只有生命是真实的，因为死亡不会思考。”最高的任务，我们无法逃避的，就是活着，成为我们自己。活着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激情，而是一种责任，一份工作，一场考验，一部作品。或者说，就是强有力地命中要害，从团块中脱离出来，去塑造。在岁月的岩石上“雕刻”人生，还有爱情，书籍，生命——词语。用一种不松软、不轻柔的材料。

西蒙娜·德·波伏瓦全部的作品，包括小说，都带着斗士的印记，直到她的风格、句子的剪裁、节奏，直到那无刻不在、不让读者懈怠的声音。她的全部作品都回响着警醒和热切、不安和战斗的信息。或许是时代使然，那是个强权对垒、被称为“奇怪战争”的时代。在那个时期，萨特和她，团结一致又充满批判精神，充满批判精神又团结一致（即使，最后幻灭湮没了一切），一直都站在共产主义和革命的阵营里，他们义无反顾地摈弃“资产阶级”、殖民主义、现有秩序、美式“帝国主义”和一个存在着任何形式的不公和压迫的世界……正因为这样，在阅读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作品、不仅是她的回忆录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印象是她的作品触及了所有领域（知识分子、政治、文学、友谊、爱情），置身在一个多极世界面前，仿佛在儒勒·凡尔纳小说中的伏打电池前，只要人们把电池的两极相碰就会迸溅出耀眼的电光，可以照亮幽深的海洋，也可以让人受伤甚至丧命。我们处在战争年代。显然，在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时间去细

致人微，流连于细节或许会让我们付出惨重代价。对手很快就成了敌人，敌人很快就被化为乌有；至于朋友，即使他们是“家庭”中的一员，他们也从来不能闲着。“必须和您一样思考，”博斯特说，“而且尤其是得和您同时思考。”

战争是否是以和平为其隐秘目的？我们可以就此展开辩论：总之，不到苦难尽头绝对不会有和平。但苦难永远没有尽头；死亡为一切努力画上句号，但它并不意味着一切终结。我们从来都不能真正结束任何东西：既不能结束历史的斗争，也不能结束（妇女、民族）解放的战斗，也不能结束自我的挣扎；做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任务，而且显然是无休无止的。如果危急的形势迫使她不让任何人安宁，她本人也一样从未得到过安宁，有的只是暂时的平静；在战后巴黎的几次饮酒“狂欢”或是被萨特称为“querencias”¹的小憩：要注意 querencia 意味着一切但绝非一处休闲度假地，在斗牛的术语中，它是指公牛感到最自在放松的所在。在重新投入战斗之前——或是在受死之前……唯一的休憩就是那些时间停滞不动的片刻——感性世界突然显现，在一个平静的海湾之上，一座高山之巅，在身体劳累之后体会那一刻纯粹的快乐——或者是在一场重病痊愈之后。而和平从来都不是一次休憩——在两场战斗间隙，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来养精蓄锐，为下一次战斗作好准备，为自己投入下一次战斗作好准备。

她的所有作品都带着这一伟大的战斗印记：征服偶然去赢得必然；把全部生命投入到写作中去实现它的存在。但回忆录在其中势必占据了一个既中心又错落的位置：错落是因为回忆录是作者居高临下对其整个人生和作品的俯视；中心是因为西蒙娜·德·波伏瓦继《青春手记》²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活动中：把经历过的生活变成沉思过的生活。她在不到五十岁的时候开始“攻克”（这是她本人用的词）回忆录，但这却是一个由来已久写作计划，动机很多、很复杂。“更新快感”，就如卢梭所说，在回忆快乐往昔中度日，在遗忘中挽救曾经的幸福时光，开始总结人生，

1. 西班牙语，指的是斗牛场里供公牛小憩的场所。——译注

2. 2008 年发表。

检验它是否很好地恪守了年轻时代许下的对盛年的承诺。在回忆录中，就和在年轻时代的手记中一样，海狸已经像水手一样，每天早上都要去确认自己没有偏离航向。她写自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剖析自己，两者相辅相成：了解自己才能剖析自己，同样，剖析自己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而这也是一份漫长的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场战争。抗拒逝去的时代、背信弃义、烦恼琐碎、情感生活所经历的“挫折”、爱情错综复杂的境域的战争，在爱情中如果不能自持，就有可能陷于情欲而不能自拔，有时还会跌得鼻青脸肿。这就是回忆录所要讲述的，因为只有回忆录可以不仅充分展现我们本来的样子，而且还可以是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在描绘她的自画像和这场漫长的成为自己的斗争历程中，她清晰地展示了她是如何把自己被“扔”到世上的偶然存在转变为一份事业、一种必然。

不止这些。从人之初开始回顾她整个的一生，当她在一间“刷着白色油漆的房间”朝世界睁开眼睛，仔细回顾她的青少年时代和让她得以摆脱威胁她的“沉沦的命运”的战斗，随后是那些她得以实现自我岁月的种种故事，西蒙娜·德·波伏瓦摆脱了那个隐匿在她心头久久不能摆脱的困扰：看到陌生的手伸过来在她的生活和作品中乱翻乱搜。因为所有的传记作家都是敌人，一个偷窥者，一个叛徒；所有的传记都是一个被篡改、被编造的谎言。传记作家对传主到底了解多少？对她“独一无二”的人生又有多少认识？如何才能让人们去了解、去洞悉、去分享她的人生？“我宁可亲自在自己的过去中挖掘也不想让别人去做这件事。”她这样写道。正是为了完成这个夙愿她于1956年开始投身到这个谈论自己的“不谨慎的工作”中。在她身后已经发表了一堆重要的作品，其中有几部论著，如《第二性》（1949）；多部小说，如《名士风流》（1954）……她的名声不容置疑，萨特和她已经成了某种里程碑式的人物，“激进”的大知识分子。回忆录在一段相对短促的时间里写就，于1972年全部完成¹。《告别礼》（1981）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原本不应该问世的“多余”的书，因为它讲述的是海狸原本不想经历的事——萨特之死。在这里，回忆录给了我们非常集中、整体的印象，一个没有丝毫犹豫、丝毫修改的宏大叙事。

1. 从1956年到1963年，三部曲——《闺中淑女回忆录》、《年华的力量》、《时势的力量》；接着两年后，《宁静而死》，描写她母亲的去世，继续自传的思索；1974年，最后，就像一个长长的附录：《清算已毕》。

在她的小说和哲学作品中，在一些短篇小说或论著中，尽管她有意全身心地投入，非常活跃，她所给出的她自己的形象一直都掌握在读者手中，取决于读者，取决于他的分析。是读者通过他的个人阅读，以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诠释构建了她的形象：没有任何一个作者可以主宰其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尽管他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多么严谨，方向是多么明确。海狸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一点。重新修正对她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她的作品中，她展露自我；在回忆录中，她修正自我。和斯特拉文斯基¹的方式有些相仿，他在自己去世前指挥演奏了自己的全部作品，为了避免所有音乐诠释上的失真和谬误，或者像皮埃尔·让·茹弗²一样，为了消除可能的修正和改动，他在垂暮之年重新撰写了自己的所有手稿，同样，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一个义无反顾的结果。在这个顺序井然、结构合理、布局精巧的整体中，她可以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清晰、明确、收放自如地呈现自己的一生，她的作品、遇见的人和事、友谊、爱情、她的介入、她和萨特的死生契阔。回忆录是一个经过酝酿、思考、引导的建构，海狸讲述她对“原计划”的执行情况：“要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一种典范性的经验，可以反映外在的全部世界。”回忆录是一场战争，因此，海狸在其中倾注了充沛的精力。

一个无所不在的“我”讲述了几乎贯穿整个世纪的人生，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讲述种种事件，从二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里面有激进的知识分子曾经经历过的激动和失落，一段他们曾经积极参与过的历史，有时候他们既是见证人又是演员本身。还有她在各个时期的阅读、旅行、友谊、爱情，两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两位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她和让·保尔·萨特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性质、质量、意义和持续时间。

1. 斯特拉文斯基 (Stravinsky Igor, 1882 – 1971)：美籍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曲家，也是西方现代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革新过三个不同的音乐流派：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序列主义，被人们誉为是音乐界中的毕加索。——译注

2. 茹弗 (Pierre Jean Jouve, 1887 – 1976)：法国作家、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修道院”文艺社成员之一。——译注

问题来了：如何去阅读这些回忆录？最常見的问题：如何去阅读回忆录？像读一个历史叙事一样去读，还是像读一本小说一样去读？老实说，两者兼而有之，尽管历史和小说跟真实的关系不尽相同；历史，就像利科¹说的，对过去肩负着某种责任，是“欠逝者的一笔债”；叙事的唯一任务就是要严谨，它的逼真、布局和魅力所在就在于它的“真实”。没有哪个回忆录作家不晓得如何巧妙利用这一模糊：叙事的逻辑总是对真实有些许改动，但并不一定要改头换面。“我不会说出一切”，海狸明确地说过。或许。但沉默并没有被听见或被看出来：战斗的海狸在回忆录中给出的她的人生、介入和她自己的形象是一个清晰、可理解的形象，没有拐弯抹角也没有遮遮掩掩；没有中断也没有接缝。但是无论哪个读者都不能就此止步不前：否则，他所做的就不能被称之为阅读，而只是毫无距离地全盘接受他所陌生的一长串画面和词语的展现。阅读，是一种疏离；阅读，是潜入文本的表面之下，为了能把文本掀起，看到审视、理智、批评和自省精神的薄薄的刀锋。不是为了刻板地运用这种现代的激情，可悲的激情中最可悲的一种——不信任；或者是尝试去窥破他永远无法破解的秘密；或者是怀着病态或恶意的好奇心去寻找隐藏在说出的话“背后”的东西；而是为了圆满地完成读者的使命，如果没有这一使命，文本只不过是些死气沉沉的文字。一个文本只有通过被阅读才得以存活延续；阅读有一种积极的、催化和生成的作用；它会在阅读者的身上动员起力量和禀赋，为了去挑战一个文本，面对它，赋予它生命。

但是阅读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是一项难得让人却步的练习，因为她的行文不容置疑且直接、严谨、紧凑，让读者不由得肃然起敬，掺杂着他很难疏离的一种文本的诱惑。痴迷的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被回忆录生动、优美的调子所左右。一些不乏尖刻、幽默的人物描写。某些充满诗意和遐想的时刻交替出现，就像当她提到鲜花盛开的栗子树或梅里尼亞克紫色的山毛榉，还有那些忧伤时刻，当自我沾染上了“永远不再”的色彩。被诱惑、被迷住、被一只坚定的手牵着迈同样的步子，读者感到自己受到了挑战；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付强手，那就得找强中手，对

1. 利科（Paul Ricoeur, 1913 – 2005）：法国大哲学家。——译注

付海狸那就用更多的海狸。在这个让他一刻不得闲、一直在解释、描写、展现、界定、评说、诠释的声音中，他必须打破这种不由自主的迷恋。他必须远离这种影响，进而打破她施加于他的控制和痴迷；他应该学会依靠自己，从自始至终贯穿回忆录的强烈信念中抽身出来，为了能够仔细、忠实、客观地审视它，迫使文本打开、展现在他眼前。在这种奇异的体验中，读者应该和海狸本人一样思想活跃和坚定。因此，也要富有战斗精神。要用海狸写作回忆录的方式去阅读它，以同样警醒、热切的节奏，不满足于回忆录呈现出的正面的视角。要敢于去探索。

还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为了尝试在一个警醒的思想和不容置疑的行文的迂回处去理解海狸，他就必须重新把回忆录放回到她的全部作品的整体中去，把它们从海狸本人刻意赋予它们的特殊位置上拉下来。首先要在这根结实的主轴上嫁接海狸其他的自传性作品：她的信件、日记、青春手记，都是在她去世后发表的，就像在一一根多分支的树干上嫁接枝叶一样。同样也要链接上她的论著和小说，在相应的位置、相应的时间，根据他们各自的导向，因为所有作品都见证了她最初的计划，全都在她的人生中编织了一些预告了随后的真实事件和经历过的感情的梦想和思绪。最终，把她的全部作品——不论小说、论著，还是回忆录——重新放回到见证了作品诞生的那个时代，作品所反映、所折射的那个时代中去。那个萨特和她一起写书、体验友谊和爱情、规划他们的行动的世界，他们外出拜访、游历的世界，还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一个通过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一个他们所创造、再创造的世界的样子，有时这一形象更契合他们的愿望而不是现实本身。1955年，他们在中国做了一次“官方”旅行，她带回了她的手记——《长征》，而当时的中国究竟为何？多年来她陪伴萨特去苏联，而苏联究竟为何？他们去看、去理解、去分析大写历史的方式并勾勒出了他们自身的形象；和他们同时去阅读那段他们所经历的历史，读到的并不总是同样的历史，对同样的事件也不会给予同样的关注。

透过所有这些角度，海狸的形象失去了这种回忆录赋予它的有点造作、刻意的一致性；它有了新的、让人始料不及的起伏。呈现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海狸形象；不停地衍射和反射、解构和重组，根据不同作品、不同观点、不同时刻——紧张的时刻和放松的时刻，快乐的征服时刻和沮丧的绝望时刻。一些公开的战斗（和时代、和错误、和背叛、和时间）和一些

沉思甚或忧郁的小憩。置身其间，海狸失去了有时过于明晰的轮廓，一些阴影在游移，一片云朵在奔走。我们可以把这些身影称作是“变形影像”，只有把图画放在某一个确切的角度才能看得清楚。阅读的作用正在于此：不停地变换角度——逐字逐句从各个角度去阅读。一切都在作品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在游离在外的。没有隐匿的世界：一切都在作品中呈现，但有时躲在角落里，有时完完全全暴露在光线之下，但有时也像埃德加·坡¹的《失窃的信件》一样不可见。作家的一生就像一座大楼，只有作品才是登堂入室的钥匙；当作者死去，他就完全退隐在他所留下的作品里面。他活在他写下的每一个文字里，但永远都不是直接或透明的，他永远都是“真”的，不管是他描述一连串的真实事件，还是当他创造了虚构人物让他们代言或当他以“我”自诩的时候。在对奥尔嘉的感情问题上，谁更加“真实”？是经历过1935—1937三年漫长的关系危机后最终和她和平共处的西蒙娜·德·波伏瓦还是弗朗索瓦兹？1943年《女宾》中作者的替身，她杀害了格扎维埃尔——奥尔嘉的替身，因为“一切意识都在追求他者的死亡”²？

就是这样入手的。我跟随回忆录的进展却不盲从；根据自己的需要做相应的停留，打破它不变的节奏，好让自己有时间把海狸其他的作品如信件、小说或论著穿插进去，这时候，她的轮廓就有了新的起伏；我在要我快进的地方停下来；我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在她作品的这个或那个部分徜徉，在我不曾期待的地方忽然看到她的显现，在她自己都没料到会被发现的地方。始终信任她但不全盘接受；就像笛卡儿的格言所说，对自己没有仔细钻研过不止一遍的内容坚决“存疑”，从它们的厚度、震颤中去审视它们的轮廓，去发现那些隐蔽的差错，筛选、修改其中不易觉察的痕迹，就像人们在吸墨水的衬纸上反过来研读墨汁已干的旧年书写的笔画。认真、孜孜不倦地研读那些矛盾、修改、沉默、自觉自愿或情非得已的坦白，研读那些作者不怕因为作品而对其人生造成影响的删节、改动。时而把海狸

1. 埃德加·坡（即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19世纪美国著名的诗人、短篇小说作家、编辑和文学评论家，美国浪漫主义的先锋。——译注

2. 放在小说前面作为题铭的黑格尔的话。

同她自己还有她其余作品相对照，时而把她和她所处的历史时代相对照，她给出了她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诠释。一直倾听她，但有时也对她置若罔闻，相信她说过的话，但有时也远离她，给她曾经留下阴影的地方带去光亮，隐去她想让亮光普照的地方，打开她执意关上的一扇扇门，让人们听到关于她人生某些片段的不同版本，听到一个故事的其他细节，她曾经给出的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她自己的版本……

波德莱尔说得妙，在一幅肖像画中，模特走了“一半路”；另一半则是由画家完成的。这本《战斗的海狸》是一个在战争年代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末期的游行示威里开始最初的政治活动、二十岁时狂热阅读《闺中淑女回忆录》的人写就的书。她的生活很早就受到《第二性》这本浩瀚巨著的启蒙，并终身受益，这个人就是我。我从稚嫩的青春期开始阅读她的作品，后来不停地一读再读，虽然我也有过别的经历，见识过、结交过、喜爱过其他领域、其他作家、其他作品。时隔三十多年，我丝毫不怀疑它们的强度、知名度和光彩，我一直在战斗，有些斗争让我接近她，有些则让我远离她。我这一代人和她并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她经历了革命的最后一跃、后现代的幻灭，她学会了去认识物资匮乏的第三世界在绝处逢生之境所焕发出来的闻所未闻的潜力，她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现了真相，亲历的真实，一个在一段时间曾经让人陶醉的乌托邦；她明白必须透过历史持续进步这一美好的理想去正视一个混乱多变的世界的现实。但是，如果说在这本书里我感到自己有权力让大家清晰地听到我对海狸、还有萨特的某些政治介入有所保留，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尽管我过去曾经赞同他们，但就在放弃我旧日观点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否认过死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的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¹所说的这个赋予“第三世界的灿烂的许诺”……

通过这样的方式阅读她的作品，我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做了一次所有伟大作品都要求做的深入、有时不乏争执的对话，没有她本人或许会要求的更多的妥协和顾忌。这是我所选择的向一部杰出作品还有它的作

1. 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 1891 – 1938）：俄罗斯诗人、文学评论家，在斯大林时代（1929 – 1953），他的大部分著作未能在苏联出版。——译注

者——这位心灵饱受侵扰的女人致敬的方式。她是否最终积聚了她年轻时曾经许诺过可以让她得到终身庇护的“力量”？或仅仅只是遇见了“忧愁／却上心头，既无遗憾亦无失落／寻梦人寻到梦的时候”¹？我不知道。读者会去评判，就像她自己在《清算已毕》的最后所说的。现在，她来了：径直上溯到她留下的一大堆文稿，进入她的种种战斗所呈现的并非一成不变、常常矛盾的真实，热切地朝着未来，全身心地投入每一本新书的创作，受到虚无的纠缠和死亡的萦绕，敏感于世界的壮美，甚至沉醉其间——完全的沉醉，一丝不苟，慷慨大方但有时也有失公允，全神贯注于文字的严谨和思想的诚实。

勇敢、专注、坚决、顽强：在她的作品中如此，在她的生活中也如此。

本书每章的标题都援引自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作品。

1. 马拉美的诗句。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引 言	波伏瓦的肖像：“战斗的海狸”	1
第 一 章	我背负着上帝行走	1
第 二 章	我们的额头上写着孪生子的标记	46
第 三 章	秋波互送的魔力	88
第 四 章	时光破碎，大地迸裂，我变了	137
第 五 章	恐惧、愤怒、无能为力	172
第 六 章	我真正的位置、温暖的位置，就在 您爱意融融的胸口	202
第 七 章	后世，我不在乎，几乎不在乎	238
第 八 章	我年近半百：很快一切都将消失	276
第 九 章	去亲眼看一看行进中的革命	309
第 十 章	我的内心有另一个我在哭泣	351
第十一章	他的死让我们分离，我的死却无法让我们再相聚	389
结 语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	423
译 后 记	三重奏、四重奏、蓝调芝加哥	428
附 录 一	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品列表	437
附 录 二	让-保尔·萨特作品列表	439